

愉悦性世界

何春蕤

书评者在〈美丽「性」世界？〉文中不断复诵性爱世界的「尔虞我诈，输赢胜败」以及女人内心的脆弱挣扎，这实在是多余的。这不但是因为卫道之士早已说过千万遍类似的警句，更因为豪爽女人比谁都清楚这些权力纠葛，复杂危险；她们不仅已经在无数性爱遭遇中「亲身经历」（而非耳闻或想像），而且，不同于保守女人的害怕危险，豪爽女人向禁忌的边缘挺进，追求在危险中营造更大的愉悦，因为——愉悦本来就来自逾越的危险情境。那些喜欢玩各种性冒险、喜欢在公众场所做爱、喜欢不伦性爱（由同性恋到通奸），喜欢S／M的女人，正是经验过愉悦高度的人。不好此道的人当然只见冒险，不见愉悦。

可是，即使最保守的人也应该支持豪爽女人的性解放运动。因为透过性解放运动开发出来的自在自得论述空间，和反省、研究、开发、实验的女人集体实践，情欲愉悦的各种道路才得以成为公众资源，甚至为那些呆滞僵化

的婚姻关系提供情欲想像的材料。坏女人有空间，好女人才有选择和要求，才有提升情欲品质的本钱。

书评者说得对：「性解放这块新领土若没有新的道德与社会秩序进驻其间，这片空间马上就会被现成的、最恶质的性剥削所占据。」目前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就正在旧的游戏规则之下逐步创造性爱的新领土。但是性爱的游戏规则总是由场中折冲征战的玩家来设立的，女人如果不进场挑战规则，改造规则，难道要在边缘上守到自己终究进场之时才来按照别人既定的规则玩？即使自己不要进场，但是如果已经有豪爽女人在场中冲刺，女性主义者难道不应该拚起全力为她们提供弹药战略，突破现有局势？

书评者批判豪爽女人为性而性，事实上，豪爽女人谈的大起大落的恋爱绝对比保守女人多样而激烈，并且「无所保留」。即便如此，为爱而性也无特别可取之处，我们周遭无数女人为了爱，任由丈夫或男友使用身体，而全无愉悦可言，甚至为爱而哑口不敢怨，这些有爱的性对女人而言又有什么建设性？

豪爽女人当然有苦笑、有自卑、有泄气的时候，谁没有？但是比起那些

戒慎恐惧、精打细算、不敢进场的女人，豪爽女人至少勇往直前的亲身营造「美丽新世界」。有点乌托邦？当然！哪个社会运动不建基其上？正如女性主义者也明白姐妹情谊虚幻难求，美丽的两性平权世界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她们仍是奋战不懈地为改造女人处境而拚。谁有资格猜疑她们「优雅从容的表象下是逞强好胜以及真实自我的疏离」，谁有权利要她们退却放弃？

（1994年10月20日中国时报）